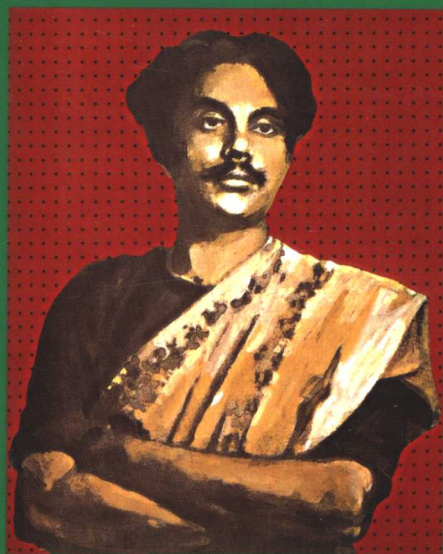




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
诗歌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

诗歌选（下）

[孟加拉国] 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 著

白开元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诗歌选/(孟加拉国)伊斯拉姆著;白开元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3
ISBN 7-5078-2627-9

I. 卡… II. ①伊…②白… III. 诗歌—作品集—孟加拉国—现代 IV. I35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29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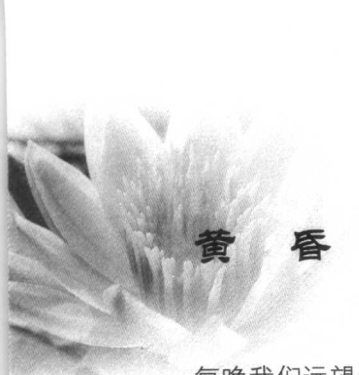
本书版权由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馆授予

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诗歌选 (上、下册)

著者	[孟加拉国] 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
译者	白开元
责任编辑	李 镇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8 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楠竹文化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60 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06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627-9 / I·195
定 价	70.00 元 (平装)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黄 昏

——七百年，

每晚我们远望着东方的大门，毫无睡意，

目睹我们的懦弱，脸红的太阳垂落。

唉，我们世代为深重的罪孽而忏悔！

日日夜夜我们以鲜血染红死亡，

我们一点一点还父亲、祖父欠下的债。

吉祥天女！哦，母亲，印度女神！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能开启东方关闭的庙门？

面带失败的耻辱夕阳坠落，

为抹去耻辱我们数百年献出生命！

东方的庙门前，亿万人额上有受欺负的血迹，

用额上揩掉的鲜血染红东方，

看见血迹印度欢呼：朝霞在扩展！

母亲，天帝抹去我们用鲜血书写的希望！

黄昏永不消逝？

一世的债务我们要偿还多少世？

我们亿万只手捧着亿万颗红心祭拜神明，

不给祝福，杜尔迦降临吧，身穿难近母^①的裙衣！

如果我们的罪孽无从涤清，如果黎明不来临，

^① 难近母是毁灭大神湿婆之妻雪山女神杜尔迦的另一个名称，她有十只手，分别拿着各种武器。她是降魔的女神形象。

那就身穿毁灭之服，让胆怯的印度销声匿迹！
桑迦丽^①，别再管恶魔手中的凌辱，
母亲，如果应该献身，让我们死在大神手里！

年轻的苦修者

五彩路上立志破旧的先锋！
走在泥路上——向当前的凡世进军！
朝远空注望，
寻找未来的天堂，
企求昔时的珍藏，
下来脚踏着大地！
迷茫的疯子！抓摸虚空、地幔徒劳无益。

忘记吧，忘记万古不变的学说，
年轻的苦修者，创造崭新的世界！
你至今完全遵从
古代典籍的言论？
岁月的老朽在拉榨油机，
解开他的绳索。
忘却达官贵人庸俗的奢侈——苦修者！

① 湿婆之妻的名称之一。





我唱他的颂歌

我唱他的颂歌——

威武豪迈的年轻人今日手握利剑，
朝各个方向展开空前艰难的征战，
远古年代埋木乃伊的金字塔上面，
书写他们摧枯拉朽的历史。破旧古籍的
脆干的纸页，在他们如风的呼气中飘飞，
他们砸烂凶神恶煞居住的宙堂，
砸碎维护虚伪伦理的老朽们享乐的酒肆。
他们的生命之流中飘逝了陈腐的垃圾、
其大无比的陋习的磐石、理论的骷髅，
他们勇敢地走进虚幻的祭棚里，
手持无情的砸碎祭祀的铁杵。
他们怀着无限的勇气，双手举起，
榔头铁锹猛砸中国长城般的禁令法规。
他们挖掘墓地，抛扔尸骨，撒上花瓣。
今天他们聚集的生活的沙滩上响起欢声笑语。

今天他们奋勇向前，偕同生活与世界，
我唱他们的颂歌。

那天夜里，
水手独自驾驶小船在凶险的大海上航行，
早晨没有回到岸边。我揩着眼泪，
至今夜里创作歌曲，赞颂与风浪搏斗的英雄。

那天夜里，另一位勇士飞向天空，在无限之路上
探寻遥远的新世界，早晨他没有回来，
畏惧他的卫兵，时刻守卫着死亡之门，
我至今仰望他走过的路，歌唱他的壮举。

在海底，在太空，在十方天地，
有些人为生活焦虑，日日驱赶死神，
挖开地下财神的宝库，取回各种珍宝，
盗取蟒蛇头上的夜明珠，忍受着中毒的剧痛。
有些人使活泼的云彩之女成为女仆，
昂首挺胸，投掷从雷神手中夺到的霹雳，
清风遵从命令，为他们扇风，
我唱着颂歌，对他们躬身施礼。

今天疲惫的纹索勒着有些人的脖子，
在有些人身陷的牢房里，
往日夜里的女囚徒——朝霞醒来面带笑容，
在他们的天地，回荡着我的哭泣——

生命颂

我唱这些人的赞歌——
他们把生长谷物的命令交给大地，
他们辛勤劳动、长满硬茧、无情的手
收下忐忑的大地奉献的礼品——装满花果的篮子，
昔日的大地阴森可怖，凶兽横行，到处是衰颓、死亡，
在他们的统治下如今百花盛开，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





他们像野蛮的土著人，造房居住，
伴随洞穴的蟒蛇、林中的老虎、孔雀、狮子。
这些游牧部落的子孙，像奔腾的激流；
他们唱着崭新的情歌，像大地的圣母的基督。

他们像流星，
在太空疾驰，旋转，围绕着地球。

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伐木建造乐园；
他们让遭破坏的地方重又洋溢生机，
压抑不住生活的激情，他们高昂着头，
越过喜马拉雅山，吸取浩淼的海水，
他们在沙漠里行进，寻找新的世界。
他们展翅高飞，遨游无垠的太空。
青春的激情无穷无尽，满怀生活的豪情，
他们在茫茫宇宙掠过天堂，掠过日月星辰。
他们在死神的门口出售人生的货物，
在惨烈的战场上，他们不怕牺牲。
我这个平庸的诗人啊，歌唱这些流浪的贝都因，
世世代代，他们不顾一切地开展革命。
出于对生命的无比热爱，他们极其快乐地
喝下毒酒，任长矛刺入胸中。
他们像雨季的山洪，势不可挡。
那些小人破口大骂他们是野蛮人，
鼠目寸光的井底蛙称他们“过激分子”。
兄弟，可我要创造歌曲，歌颂他们。

晨 鸟

哦，晨鸟，
我把我的嗓音留在你的歌喉里，
我的弦琴弹奏你年轻歌喉的嘹亮、
刚劲的乐音，那乐音充溢我的嗓子。
鹅卵石上流过的你们的清泉摇响足镯，
唱着山歌汨汨地流向无边的海洋——
我的脚上也系了它漂移的足镯，
我的旋律之鹿以它的节奏在黑棕榈树荫下跳舞。

我歌曲的清泉
带着你们唱的歌曲，发狂地流动，
听见你们歌鸣，夜里的树林苏醒，
朝霞怀里搂着幼小的旭日站在高空，
牧童吹着竹笛，把牛群赶到牧场，
晚上的不幸者怀着新的欢愉去汲水，
我学会了你们那首歌！你们的羽翼播布喜悦——
受羽翼激情的感染，东方仙境的红霞跑到这儿，
听着鼓翅的声音，林中的花苞绽放，
深洞里黑夜这老太婆狼狈跳窜，
我分享羽翼的喜悦，也展翅飞上高空，
下面的金色花、木苹果花展开花瓣。

参加你们黎明的聚会，
我在你们短时的巢里获得一席之地。





哦，全新的年轻人！

我的情曲与你们黎明的赞歌共鸣。
你们的炯炯目光照亮黑夜的边缘，
将太阳额头上黄昏的暮色擦洗干净。
用你们的光点燃庙里的福善之灯，
黄昏褐色的裙衫下火苗笔直，
我泪雾朦胧的眼睛采满你们的光辉，
我冥想的世界里苏醒了“美”。

初一的风暴

一

东风的面前，初一的风暴一再失败，退却。
用仙人达迪吉的骨头造的霹雳之火一再熄灭，

哪个疯子在狂叫——

“初一的风暴！”

这儿只有初一的怒火，没有初一的风暴。
唉，怒火只把自己烧死，不能使别人燃烧。

二

哪天早晨，假如初一的风暴刮到这里，
蛀空的竹杆支撑的旧房破屋顶立刻摧毁，

假如初一的风暴刮到这里，

死亡的恒河会涌来潮水，

坚固的大坝倒塌，全国各地瑟瑟颤抖。

焚尸场上，生活的舞台上神仙狂舞。

三

初一的风暴未刮到这儿，来的话，不会从海洋
飞来一群兀鹰，今天蹲在我们河边的树梢上。

不晓得何时风暴袭来，
敌人的堡垒倒入尘埃，
我们的冬天尚未归去，春天尚未走进树林，
寺庙里尚未敲响举行盛大祭祀的钟声。

四

鲁特罗尚未苏醒，苏醒的只有黑暗中他的随从，
湿婆额上的火焰熄灭，他发髻里的恒河水流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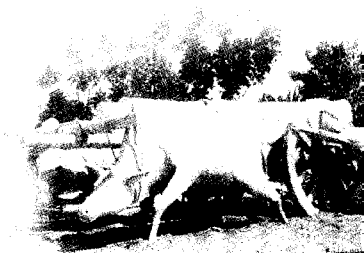
湿婆的妻子未醒，醒了豺狼，
黑暗扩散，没有阳光。

你们说，这会儿谁在梦里看见了初一的风暴！
风暴如来临，来吧，谁推波助澜在前面奔跑？

觉 醒

你来到沉睡的那些人的家门口，
哦，疯子，你的笛子要吹多久？
柔软的丝绸床单铺在他们的床上，
他们的苦难之夜结束，满天曙光。
他们睡得香甜，你的觉醒之歌，
触不到他们的心灵，只触到耳朵。

他们在无忧的享乐之岸建了住宅，





再不会去横渡无边的恐怖之海。
他们从里边牢牢地插上门闩，
“快开门！”在门口只能白叫喊。
忘记吧，忘记这条路，
安乐窝里谁愿听你敲觉醒的锣鼓！

唯恐悲伤的哭声搅扰他们的安恬，
他们服了易上瘾的沉睡的鸦片，
每日昏睡，进入他们的酣睡之地，
重新用笛子吹奏一首新的乐曲！
唉，他们沉睡着不知道倒在哪儿，
有人骑在胸前用刀捅他们的脖子，
对他们的耳朵念咒语，耐心讲明
他们能够改变他们多舛的命运。

耕耘贫瘠的农田，大地就会
送来满兜祭神的鲜花和果实，
那祭神的鲜花，哪个妖怪能夺取——
宣布你是仙人，纠正他们的错误！

耕耘野蛮人沙漠般的心田收获
果实的那些人，回到自己的院落。
赶走老虎、熊罴，建造城市，
进入地狱他们岂会害怕人类的幼儿！
他们以前赶走的野兽如今
披着文明的外衣，闯进人群。
扯下他们的面具，露出尖牙利爪，
心里的野兽成为林中的野兽出来吧！

那些恶魔、压迫者，杀害无辜，
谁不敢消灭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
这么多年播下无数罪恶的种子，
宣布现在是砍罪恶的作物的日子！
新时代的号手，把新的笛子吹响，
大地母亲的女仆将是天堂的女皇！

生 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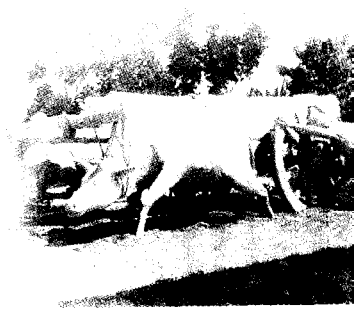
觉醒之犁耕耘着一块块荒地，
这雨霖对那些昏睡的人毫无意义？
闪电传送暗示，霹雳轰击门扉，
天空苏醒，大地苏醒，人间哪些人在沉睡？

脚下的泥土下面昔日死去的人，
在鲜嫩的绿草丛中获得了新生。
绿原在做梦，几时春天的洒红节归来，
遭雷击不开的花苞，在欢乐中盛开。

青春之歌

头顶着艰难岁月雨天的电闪雷鸣，
风暴的朋友，黑暗中我们驾驶着破船航行。

我们的路由乌云中扭曲的闪电昭示，
我们行进的身影下，沙漠泛出新绿，





我们诵念经文，墓地的黑暗中苏醒生命，
挨家挨户，我们用火把点燃一盏盏华灯。

头顶着艰难岁月雨天的电闪雷鸣，
风暴的朋友，黑暗中我们驾驶着破船航行。

新生活的幼发拉底河畔干渴的卡尔巴拉战场在哭泣，
头上是剥削的烈日，脚下是痛苦的沙漠滚烫的沙粒！
到处是欧洲的“埃吉德”率领的士兵，远远近近此岸彼岸，
我们像闯营的“阿巴斯”，送来解渴的水，冒着生命危险。

头顶着艰难岁月雨天的电闪雷鸣，
风暴的朋友，黑暗中我们驾驶着破船航行。

当暴虐的法老企图谋杀“穆萨”和真理，
我们是尼罗河的狂涛，以洪水把他淹死。
眼下“诺姆鲁特”时刻要把“易卜拉欣”杀死，
我们是欢乐使者，在烈火中催开花卉。

头顶着艰难岁月雨天的电闪雷鸣，
风暴的朋友，黑暗中我们驾驶着破船航行。

我们在这怕鬼的国家演唱信念之歌，
以青春以新的恩惠之服打扮着衰弱，
我们希望的朝霞荡涤黑夜的泪水，
为照亮风暴之夜，我们点燃火炬。

头顶着艰难岁月雨天的电闪雷鸣，

风暴的朋友，黑暗中我们驾驶着破船航行。

在新时代新的征人前进的道路上，
我们今后铺展我们的生命、欢乐和忧伤。
在胜利的战车上独立的旗子飘扬的日子，
我们含笑在悠远的繁星世界幸福地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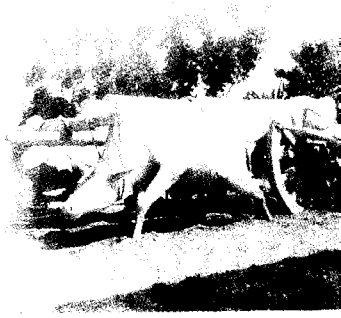
头顶着艰难岁月雨天的电闪雷鸣，
风暴的朋友，黑暗中我们驾驶着破船航行。

前进，前进

(合唱词)

前进，前进，前进！
战鼓声在高空回响，
下面的大地剧烈摇晃，
红日升起的清晨，年轻的人，
前进啊，前进啊，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敲叩朝霞的大门，
我们迎来灿烂的黎明，
我们粉碎漆黑的长夜，
推倒阻碍的山冈。
我们唱起动人的新歌曲，
使焚尸场般的大地富于生机，
我们赋予新的生命，





给臂膀以新的力量，
新青年，前进！
你快侧耳倾听——
从死亡的门口，
传来新生活的召唤。

砸啊，砸碎锁链！

前进啊，前进啊，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合唱词)

雷电在高空传达命令，
武装的战士不怕牺牲，
到处在举行游行——

推开沉睡的大门，
流浪汉至今远望往昔，远望
某个年代随心所欲的君王，
让他们吟唱哀歌，

泪水浸湿衣襟！

消失吧，孔雀宝座，
苏醒吧，沉睡的人们，
你看，波斯、罗马、希腊、俄罗斯，

多少帝国已经覆没，
那里的人民已经觉醒。

苏醒吧，卑贱的人们，
我们要在大地上重新

建造泰姬陵！

前进，前进，前进！

早晨吹奏的唢呐

昏睡的黑暗城堡里早晨唢呐可曾吹响？
我听见召祷声在宣礼塔上的空中回荡。
“朋友，醒醒！”驿馆里的旅客在呼喊。
离开过夜的巢，晨鸟展翅飞向花园。
清晨穆斯林又聚集在前往天房的路上？
又流出万千清泉，世界洒满赫拉山的光芒？
哈立德、达里克、穆萨又送来血染的军装？
年轻的宣礼员的声音优美，天空扩展含笑的霞光。
国内外的朝觐者今日汇聚在阿拉法特平原？
“安拉无与伦比”的赞美之河又流出杜雷山？
卡尔巴拉战场上献身的烈士双手捧出生命？
年轻勇士牺牲精神的光辉布满明丽的天空。

青春的波浪

建造沙坝就能挡住青春的波浪？
谁能阻止海潮，当夜空升起月亮？
明月是为海上奔腾的大潮而升起，
明月升起不是为堰堤围的静止的水池。
生命之海涌起的潮水漫过田野、码头，
枯枝上蹲着的兀鹰嘟嘟囔囔对它诅咒。
天鹅、白鹤，你们快来吧，洪水席卷
巢窠，洪水的波浪中荡可怕的蓝秋千。

